宋史/卷29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九十一 ◄

宋史
列傳第五十一　李諮 程戡 夏侯嶠 盛度 丁度 張觀 鄭戩 明鎬 王堯臣 孫抃 田況

► 卷二百九十三

李諮

李諮，字仲詢，唐趙國公峘之後。峘貶死袁州，因家新喻，遂為新喻人。

諮幼有至性，父文捷出其母，諮日夜號泣，食飲不入口，父憐之而還其母，遂以孝聞。舉進士，真宗顧左右曰：“是能安其親者。”擢第三人，除大理評事、通判舒州，召試中書，為太子中允、直集賢院。歷三司、開封府判官，再遷左正言，出為淮南轉運副使。帝幸亳，以勞，遷尚書禮部員外郎。會江南饑，徙江東轉運副使，為度支判官。擢知制誥，寇準數改諮所擬制辭，諮不樂，以父留鄉里請外，遂出知荊南。會翰林學士闕，宰相擬他官，帝曰：“不如李諮。”遂為學士。仁宗即位，超遷本曹郎中、權知開封府，數月，權三司使，拜右諫議大夫。

嘗奏事兩宮曰：“天下賦調有定，今西北寢兵且二十年，而邊饋如故。戍兵雖未可減，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，宜一切裁損以厚下。”即詔諮與御史中丞劉筠等同議冗費，以景德較天禧，計所減得十三之上。

時陝西緣邊數言軍食不給，度支都內錢不足支月奉，章獻太后憂之，命呂夷簡、魯宗道、張士遜與諮等經度其事。諮曰：“舊法商人入粟邊郡，算茶與犀象、緡錢，為虛實三估，出錢十四文，坐得三司錢百文。”諮請變法以實錢入粟，實錢售茶，三者不得相為輕重。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，怨謗蜂起。諮以疾累請郡，改樞密直學士、知洪州。行數月，而

御史臺鞫吏王舉、句獻私商人，多請慈州礬，會計茶法不折虛費錢，妄稱增課百萬緡，以覬恩賞。諮坐不察奪職。

久之，進給事中、知杭州，復樞密直學士、知永興軍。衣冠子弟恃蔭無賴者，諮悉杖之，境內肅然。還，勾當三班院，坐舉吏降左諫議大夫。權三司使事，是歲，禁中火，倉卒營造，應辦舉集。

進尚書禮部侍郎，拜樞密副使。數月，遭父喪，起復，遷戶部侍郎、知諫院事。是時榷茶法浸壞，乃詔諮、蔡齊等更議之。諮以前坐變法得罪，固辭，不許。於是復用諮所變法，語具《食貨志》。卒，贈右僕射，謚憲成。

諮性明辨，周知世務，其處煩猝，常若閑暇，吏不敢欺。在樞府，專務革濫賞，抑僥幸，人以為稱職。無子，以族子為後。

程戡

程戡，字勝之，許州陽翟人。少力學，舉進士甲科，補涇州觀察推官，再遷秘書丞、通判許州。曹利用貶，戡以利用婿降通判蘄州。徙虔州，州人有殺母，暮夜置屍仇人之門，以誣仇者。獄已具，戡獨辨之，正其罪。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歸州，召為侍御史、三司度支判官。

寶元初，忻、代地震，壞城郭、廬舍，死傷甚眾，命戡安撫，頗以便宜從事。改起居舍人、知諫院，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、三司戶部副使。擢天章閣待制、陝西都轉運使。

未幾，知渭州。陝西有保毅軍，人苦其役。戡奏曰：“保毅在鄉兵外，不黥而有籍，所以佐邊備也。已隸保捷兵，而保毅籍如故，州縣以供力役，率困憊，至破析財產售田者，猶數戶出一夫，民不勝苦。”因詔：私役保毅者以計傭律坐之。

進樞密直學士、知成都府。坐嘗保任貝州張得一，得一伏誅，奪職出知鳳翔府，尋徙河中。御史中丞張觀辨之，復為樞密直學士、知永興軍，徙瀛州，四遷給事中。契丹使過，稱疾，求著帽見，戡使謂曰：“有疾，可毋相見，見當如禮。”使者語屈，冠而見。

人言歲在甲午蜀且有變，孟知祥之割據，李順之起而為盜，皆此時也。仁宗自擇戡再知益州，遷端明殿學士，召見慰遣。至彭州，民妄言有兵變，捕斬之。守益州者以嫌，多不治城堞，戡獨完城浚池自固，不以為嫌也。

召拜參知政事，奏禁蜀人妖言誣民者。避宰相文彥博親，改尚書戶部侍郎、樞密副使。數與宋庠爭議，諫官、御史皆論之，戡亦自請罷。除吏部侍郎、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、同群牧制置使，尋拜宣徽南院使、鄜延路經略安撫使、判延州。

英宗即位，以安武軍節度使留再任。初，覃恩，蕃官例不序遷。至是，用戡奏始皆得遷。又請首領有戰功材武，皆得召見，選補為蕃官。延州夾河為兩城，雉堞頗卑小。敵登九州臺，則下瞰城中。戡調兵夫大增築之。橫山酋豪怨諒祚，欲率其屬叛，取靈、夏，來求兵為援。戡言：“豺虎非自相搏，則未易取也；癰疽非其自潰，則未易攻也。諒祚久悖慢，宜乘此許之，所謂以蠻夷攻蠻夷，中國之利也。”會英宗不豫，大臣重生事，不報。

言者請選大臣帥永興，屯重兵以制五路，敕戡具利害以聞。戡以為“四路距永興皆十數驛，設有警，使聽節制，則不及事矣。且關中財賦不贍，宿軍多，何以給之？”

治平初，命宦官王昭明等領四路蕃部事。戡曰：“蕃部所以亡去，苦邊吏苛暴，為西人誘略爾。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，犒以牛酒，恐未足以結其心也。而甚動邊聽，宜更置路分鈐轄、都監，各部一將兵，兼沿邊巡檢使，無復專蕃部事。”從其奏。夏人遣使入貢，僭漢官移文於州，稱其國中官曰樞密。戡止令稱使副不以官，稱樞密曰“領廬”，方許之。

戡告老章累上，終弗聽，遣使以手詔問勞，賜茶藥、黃金，乃再上章曰：“臣老疾劇矣，高奴屯勁兵為要地，豈養病所耶？”召還，道卒。贈太尉，謚康穆。

戡久在邊，安重習事，治不近名。然不為言者所與，或傳戡交通宦官閻士良，至令妻出見之。

夏侯嶠

夏侯嶠，字峻極，其先幽州人。高祖秀，為濟州鉅野鎮遊奕使，因家焉。父浦，梁開平

中，以明經至棣州錄事參軍。嶠幼好學，弱冠，以辭賦稱，周相李谷延置門下。又依西京留守向拱，攝伊陽令；拱移安州，又令攝錄事參軍。太平興國初，舉進士甲科，解褐大理評事、通判興州，累遷右贊善大夫。從征太原，督芻糧於河朔。遷殿中丞、通判邠州。歲滿，拜監察御史、通判興元府，進秩殿中。

雍熙二年代還，對便殿。太宗語有司曰：“此人朕自知其才行，勿須奏擬。”即日改左補闕、直史館，賜緋魚。會王師護邊，乘傳督河間餫道，就命知莫州。逾月，徙洪州，改起居郎。真宗在襄邸，太宗擇朝士謹厚者為官屬，即召入為翊善，賜金紫，加直昭文館。真宗尹京府，命兼推官，加司封員外郎。東宮建，復兼中舍，遷工部郎中。及嗣位，拜給事中、知審刑院。數月，擢樞密院副使。咸平元年，以戶部郎中罷。二年，始建講讀之職，命嶠為翰林侍讀學士。及楊徽之卒，又命兼秘書監。是秋，江、浙饑，命為江南巡撫使，所過疏理刑訟，存問耆老，務從寬簡，人以為便。使還，采病民二十餘事上之，亟詔厘革。又判吏部選事。

嶠善鼓琴，好讀莊、老書，淳厚謹慎，居官無過失。真宗尤愛重之，多所詢訪，每以善人目之。素好道，留意養生，少疾。景德元年五月，以選人俟對崇政殿，暴中風眩，亟詔取金丹，上尊酒餌之，肩輿還第，遣內侍召外內名醫診視。其夕卒，年七十二。詔贈兵部尚書，賵賜外，增賜白金三百兩給葬。錄其子大理寺丞晟為太子中舍，孫恭為奉禮郎，侄孫蔚賜同學究出身。嶠在近侍，恩遇甚渥。卒後數月，畢士安為相，撫坐嘆曰：“使夏侯君在，吾豈先據此位！”有集十五卷。

大中祥符初，晟上《漢武封禪圖》，繢金匱、玉匱、石磩、石距之狀，鹹有註釋，上覽而善之。至駕部員外郎。恭至太子中舍。

盛度

盛度，字公量，世居應天府，後徙杭州余杭縣。曾祖珶，仕錢氏為余杭縣令。父豫，從錢俶入朝，終尚書度支郎中。度舉進士第，補濟陰尉。選為封丘主簿，改府倉曹參軍，為光祿寺丞、御史臺推勘官，改秘書省秘書郎。試學士院，為直史館、三司戶部判官，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。

契丹寇邊，從幸大名，數上疏論邊事。奉使陝西，因覽疆域，參質漢、唐故地，繪為《西域圖》以獻。改開封府判官，坐決獄失實，降監洪州稅。起知建昌軍、三司鹽鐵判官，

改起居舍人、知制誥。度嘗奏事便殿，真宗問其所上《西域圖》，度因言：“ 酒泉、張掖、武威、敦煌、金城五郡之東南，自秦築長城，西起臨洮，東至遼碣，延袤萬里。有郡、有軍、有守捉，襟帶相屬，烽火相望，其為形勢備禦之道至矣。唐始置節度，後以宰相兼領，用非其人，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，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。今復繪山川、道路、壁壘、區聚，為《河西隴右圖》，願備上覽。 ”真宗稱其博學。

後遷右諫議大夫、權知開封府。以疾不拜，改會靈觀判官，入翰林為學士，加史館修撰。歷兵部郎中、景靈宮副使。寇準罷相，度以交通周懷政，出知光州。乾興初，再謫和州團練副使。丁謂貶，起為祠部郎中，復兵部郎中，遷太常少卿、知筠州，更虔、滁、蘇三州。還知審刑院，以右諫議大夫知揚州，加集賢院學士。初，度謫洪州，建請復賢良方正科，又請建四科以取士，曰：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，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，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，明曉法律能按章覆問科。既而用夏竦議，置六科，其議亦自度始。

復為翰林學士、史館修撰，遷給事中。嘗受詔與御史中丞王隨議通解鹽，聽商旅入錢算鹽，語在《食貨志》。尋進承旨，以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，召問邊計，退而條十事上之。又兼侍讀學士。

景祐二年，拜參知政事。時王曾、呂夷簡為相，度與宋綬、蔡齊並參知政事，曾與齊善，而夷簡與綬善，惟度不得志於二人。及二人俱辭相，仁宗問度曰：“ 王曾、呂夷簡力求退，何也？ ”度對曰：“ 二人腹心之事，臣不得而知，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，則其情可察矣。 ”仁宗果以問曾，曾薦齊，又問夷簡，夷簡薦綬，於是四人俱罷，而度獨留。遷知樞密院事。

章得象既相，以度嘗位其上，即拜武寧軍節度使。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，以尚書右丞罷。復知揚州，加資政殿學士、知應天府。暴感風眩，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卒。贈太子太保，謚文肅。

度好學，家居列圖書，每歸，未嘗釋手。敏於為文，而泛濫不精。嘗奉詔同編《續通典》、《文苑英華》，註釋御集。真宗祀汾陰，仁宗在藩邸，詔掌起居箋奏及留司章奏。有《愚谷》、《銀臺》、《中書》、《樞中》四集，又有《中書》、《翰林》二制集。

天禧三年，詔許中書舍人、給事中、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，而學士不預。時度官兵部郎中，因請追封其母，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，其母皆得封郡君。度體肥大，艱於拜起，

賓客有拜之者，則俯伏不能興，往往瞪視而詬詈之。性極猜險，雖平居，僚友不敢易語言。所至，下貧無賴，多所縱舍；稍有貲者，一切繩之以法。

子申甫，終尚書兵部郎中、集賢校理，嘗為福建轉運使，頗以修潔稱。從兄京，有吏能，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，卒。

丁度

丁度，字公雅，其先恩州清河人。祖顗，後唐清泰初陷契丹，逃歸，徙居祥符。父逢吉，以醫術事真宗藩邸，然好聚書，與儒者遊。度強力學問，好讀《尚書》，尚擬為《書命》十餘篇。大中祥符中，登服勤詞學科，為大理評事、通判通州，改太子中允、直集賢院。坐解送國子監進士失實，監齊州稅。還知太常禮院，判吏部南曹。上書論六事：一、增講讀官；二、增諫員；三、補蔭用大功以上親；四、選河北、河東役兵補禁軍；五、籍令佐墾田為殿最；六、凡緣公事坐私罪仗者，聽保任遷官。章獻太后善之。

舊制，監司及藩鎮辭謁皆賜對。仁宗初即位，止令附中書、樞密奏之，度言，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。又嘗獻《王鳳論》於章獻太后，以戒外戚。歷三司磨勘司、京西轉運使。司天言永昌陵有白氣，請增築以厭之，有詔按視。度奏神道貴靜，不可輕繕治，乃止。入知制誥，遷翰林學士，糾察在京刑獄，判太常禮院兼群牧使。

劉平、石元孫敗，帝遣使問所以禦邊。度奏曰：“今士氣傷沮，若復追窮巢穴，饋糧千里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，非計之得也。唐都長安，天寶後，河、湟覆沒，涇州西門不開，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，屯重兵，嚴烽火，雖常有侵軼，然卒無事。太祖時，疆場之任，不用節將。但審擢材器，豐其廩賜，信其賞罰，方陲輯寧幾二十年。為今之策，莫若謹亭障，遠斥堠，控扼要害，為制禦之全計。”因條上十策，名曰《備邊要覽》。

時西疆未寧，二府三司，雖旬休不廢務。度言：“苻堅以百萬師寇晉，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。請給假如故，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。”從之。累遷中書舍人，為承旨。

時葉清臣請商州置監鑄大錢，以一當十。度奏曰：“漢之五銖，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，輕重大小，最為折中。歷代改更，法雖精密，不能期年，即復改鑄。議者欲繩以峻法，革其盜鑄。昔漢變錢幣，盜鑄死者數十萬。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，錢輕幣重，嚴刑不能禁止。今禁旅戍邊，月給百錢，得大錢裁十，不可畸用，舊錢不出，新錢愈輕，則芻

糧增價。臣嘗知湖州，民有抵茶禁者，受千錢立契代鞭背。在京西，有強盜殺人，取其弊衣，直不過數百錢。盜鑄之利，不啻數倍。復有湖山絕處，兇魁嘯聚，爐冶日滋，居則鑄錢，急則為盜。民間銅鉛之器，悉為大錢，何以禁止。”

度又言：“祥符、天聖間，牧馬至十餘萬，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，不可虛費，遂廢八監。然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、火山保德岢嵐軍，歲市馬二萬二百匹，補京畿、塞下之闕。自西鄙用兵，四年所牧，三萬而已。馬少地閑，坊監誠可罷；若賊平馬歸，則不可闕。今河北、河東、京東西、淮南皆籍丁壯為兵，請令民畜一戰馬者，得免二丁，仍不許貨產以升戶等，則緩急有備，而國馬蕃矣。”慶歷中，副杜衍宣撫河東。久之，遷端明殿學士、知審刑院。時江西轉運使移屬州，凡市米鹽鈔，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。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財免貼納，事覺，大理將以枉法論。度曰：“枉法，謂於典憲有所阿曲。虞卿所違者，轉運使移文爾。”遂貸虞卿死。

帝嘗問，用人以資與才孰先？度對曰：“承平時用資，邊事未平宜用才。”時度在翰林已七年，而朝廷方用兵，故對以此。諫官孫甫論度所言，蓋自求柄用，帝諭輔臣曰：“度在侍從十五年，數論天下事，顧未嘗及私，甫安從得是語。”未幾，擢工部侍郎、樞密副使。因言：“周世宗募驍健，有朝出群盜、夕備宿衛者；太祖閱猛士實騎軍。請擇河北、河東、陝西就糧馬軍，以補禁旅之闕。”又言：“契丹嘗渝盟，預備不可忽。”因上《慶歷兵錄》五卷、《瞻邊錄》一卷。明年，參知政事。會春旱，降秩中書舍人，逾月，復官。後二年，衛士為變，事連宦官楊懷敏，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鞫之，不可滋蔓，令反側者不自安。度曰：“宿衛有變，事關社稷，此而可忍孰不可忍！請付外臺窮治黨與。”爭於帝前。仁宗從竦言，度遂求解政事，罷為紫宸殿學士兼侍讀學士。御史何郯言，紫宸非官稱所宜。改觀文殿學士、知通進銀臺司、判尚書都省，再遷尚書左丞，卒。贈吏部尚書，謚文簡。度性淳質，不為威儀，居一室十余年，左右無姬侍。然喜論事，在經筵歲久，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。嘗問蓍龜占應之事，乃對：“卜筮雖聖人所為，要之一技而已，不若以古之治亂為監。”又嘗示以欹器曰：“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。”度對曰：“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。”因奏太宗嘗作此器，真宗亦嘗著論，於是帝制《後述》以賜之。

度著《邇英聖覽》十卷、《龜鑒精義》三卷、《編年總錄》八卷，奉詔領諸儒集《武經總要》四十卷。子諷，集賢校理。

張觀

張觀，字思正，絳州絳縣人。少謹願好學，有鄉曲名。中服勤辭學科，擢為第一，授將作監丞、通判解州。會鹽池吏以贓敗，坐失舉劾，降監河中府稅。復通判果州，改秘書省秘書郎。

仁宗即位，遷太常丞，擢右正言、直史館，為三司度支判官，同修起居註，改右司諫、知制誥、判登聞檢院，出知杭州。還判國子監，權發遣開封府事，進為翰林學士、知審官院，累遷左司郎中，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。

時星流、地震、雷發正月，詔求直言。觀謂：“承平日久，政寬法慢，用度漸侈，風俗漸薄，以致災異。”因上四事：一曰知人，二曰嚴禁，三曰尚質，四曰節用。河北大雨水，又條七事，曰：“導積水以廣播種，緩催欠以省禁錮，寬刑罰以振淹獄，收逃田以募歸復，罷工役以先急務，止配率以阜民財，通商旅以濟艱食。”復知審官院，遂拜同知樞密院事。

康定中，西兵失利，因議點鄉兵，久之不決，遂與王鬷、陳執中俱罷，以資政殿學士、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。徙澶州。河壞孫陳埽及浮梁，州人大恐，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。觀曰：“太守獨去，如州民何。”乃躬率卒徒增築之，堤完，水亦退。

徙鄆州。舊法，亦東通安邑鹽，而瀕海之地禁私煮。觀上言：“利之所在，百姓趨之，雖日殺於市，恐不能止，請弛禁以便民。”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。歷知應天府、孟州、河南府，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。以父居業高年多病，請便郡，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。月餘，拜左丞。丁父憂，哀毀過人，既練而卒。贈吏部尚書，謚文孝。

觀性至孝，初為秘書郎，其父方為州從事，因上書願以官授父。真宗嘉之，以居業為京官。及觀貴，居業繇恩至太府卿。居業嘗過洛，嘉其山川風物，曰：“吾得老於此足矣。”觀於是買田宅、營林榭，以適其意。早起奉藥、膳，然後出視事，未嘗一日廢也。趣尚恬曠，持廉少欲，平生書必為楷字，無一行草，類其為人。仁宗飛白書“清”字賜觀，以賞其節。然於吏事非所長，知開封府，民犯夜禁，觀詰之曰：“有人見否？”眾傳以為笑。

鄭戩

鄭戩，字天休，蘇州吳縣人。早孤力學。客京師，事楊億，以屬辭知名，後復還吳。及億卒，賓客弟子散去，戩乃倍道會葬。舉進士，擢甲科，授太常寺奉禮郎、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事，召試學士院，為光祿寺丞、集賢校理、通判越州。還，改太子中允、同知太常禮院，註釋御制《發願文》、《三寶贊》，升直史館、三司戶部判官，同修起居注，以右正言知制誥。判國子監；選明經生講解經義。徙知審刑院，遷起居舍人、龍圖閣直學士、權知開封府。

吏馮士為奸利，有告士元受賕藏禁書者，戩窮治之。辭連宰相呂夷簡、知樞密院盛度、參知政事程琳，遂逮捕夷簡子公綽、公弼參劾其狀。既而士元流海島，度、琳坐嘗交關士元罷去，其餘絀罰者，自御史中丞孔道輔、天章閣待制龐籍又十餘人，朝議畏其皦核。戩敏強善聽決，喜出不意，獨假貸細民，即豪宗大姓，繩治益急，政有能跡。徙權三司使，復轉運使考課格，分別殿最。又勾較三司出入，得羨錢四百萬緡，以右諫議大夫、同知樞密院改樞密副使。

戩與參知政事宋庠，為宰相呂夷簡所忌，與庠皆罷，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。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，錢氏置撩清軍，以疏淤填之患。既納國後不復治，葑土堙塞，為豪族僧坊所占冒，湖水益狹。戩發屬縣丁夫數萬辟之，民賴其利。事聞，詔本郡歲治如戩法。

遷給事中，徙并州，道改鄆州，又徙永興軍。建言：“凡軍行所須，願下有司相緩急，析為三等，非急罷去。”先是，衙吏輸木京師，浮渭泛河，多漂沒，既至，則斥不中程，往往破家不能償，戩奏歲減二十餘萬；又奏罷括糴，以勸民積粟。長安故都多豪惡，戩治之尚嚴，甚者至黥竄，人皆惕息。

未幾，為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、安撫、招討使，駐涇州，聽便宜從事。遷尚書禮部侍郎。時知慶州滕宗諒、知渭州張亢過用公使錢，戩致於法。行邊至鎮戎軍，趣蓮花堡，天寒，與將佐置酒，元昊擁兵近塞。會暮塵起，有報敵騎至者，戩曰：“此必三川將按邊回，非敵騎也。”已而果然。及疆事少寧，詔還，知永興軍。

初，靜邊砦主劉滬謀築水洛、結公二城，以通秦、渭援兵，招生羌大王族為邊衛。戩使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。會罷戩四路，宣撫使韓琦、知渭州尹洙皆以為不便，召滬、士廉罷役歸，不聽。乃使裨將狄青將兵以往，械送德順軍獄。戩力爭於朝，卒城之。

進戶部侍郎、資政殿大學士、知并州。契丹與元昊方交兵，邊奏互上，獨戩不以聞。詔

遣使問其故，戩對曰：“敵自相攻，中國不足憂也。”麟、府間有棄地曰草城川，戩募土人為弓箭手，計口給田。初，兵興，用不足。河東行鐵錢，山多炭、鐵，鼓鑄利厚，重辟不能止。戩乃請三當一。令既下，兵民相扇動，數千人邀走馬承受訴。承受，中貴人，不能遏。又群噪州門，守門者拒不得入。戩聞，悉召至庭下，推首謀者數十人，黥隸他州，事乃定。

遷吏部侍郎，改宣徽北院使，拜奉國軍節度使，卒。贈太尉，謚文肅。戩遇事，果敢必行。然憑氣近俠，用刑峻深，士民多怨之。

明鎬

明鎬，字化基，密州安丘人。中進士第，補蘄州防禦推官。真宗崩，上《真頌》四十六篇，改大理寺丞。薛奎領秦州，辟為節度判官。奎徙益州，辟知錄事參軍。程琳代奎，奏為簽書節度判官，就通判州事，遷太常博士。還朝，仁宗問鎬所能，奎稱其沈鷙有謀，能斷大事，除開封推官。獻《六冗書》，進尚書祠部員外郎，為三司戶部判官，改刑部員外郎、京東轉運使，遷兵部員外郎、直史館、益州路轉運使。會歲饑，民無積聚，盜賊間發，鎬為平物價，募民為兵，人賴以安。知陵州，楚應幾贓敗，或告以先期奏之，鎬曰：“獲罪則已，安可欺朝廷耶？”卒坐失察，降知同州。未逾月，會元昊寇延州，起為陝西轉運使。虜破金明砦，既去，議修復其城，帥臣擁兵不即進，而鎬止以百餘騎，自督將士，一月而成。又嘗閱同州廂軍，得材武者三百餘人，教以強弩，奏為清邊軍，號最驍悍。其後，陝西、河東頗仿置之。

遷戶部郎中、直昭文館、知陝州，徙江、淮制置發運使。未行，會賊破豐州，擢天章閣待制、河東都轉運使。修建寧中候百勝砦、鎮川清塞堡，凡五城，以勞遷左司郎中。

明年，擢龍圖閣直學士、知并州。鎬大巡邊以備賊。時邊任多紈袴子弟，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，疲軟者皆自解去，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。軍行，娼婦多從之，鎬欲驅逐，惡傷士卒心，會有忿爭殺娼婦者，吏執以白，鎬曰：“彼來軍中何耶？”縱去不治，娼婦聞皆散走。以樞密直學士、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，入知開封府。王則叛，命鎬為體量安撫使；則未下，又命參知政事文彥博為宣撫使，以鎬副之。貝州平，遷端明殿學士、給事中、權三司使，諸將悉超遷，都虞候、士卒八千四百人，第其功為五等，每等遷一資。彥博數推鎬功，拜參知政事。已而疽發背，帝謂輔臣曰：“鎬忠亮有勞，及其未亂，思一見之。”臨問，惻然曰：“方賴卿謀國事，何遽被疾！”鎬氣憊，猶能頓首謝。翌日，

卒，謚文烈。鎬端挺寡言，所至安靜有體，而遇事不苟，為世所推重。

〈附〉　王則

王則者，本涿州人。歲饑，流至恩州，自賣為人牧羊，後隸宣毅軍為小校。恩、冀俗妖幻，相與習《五龍》、《滴淚》等經及圖讖諸書，言釋迦佛衰謝，彌勒佛當持世。初，則去涿，母與之訣別，刺“福”字於其背以為記。妖人因妄傳字隱起，爭信事之，而州吏張巒、卜吉主其謀，黨連德、齊諸州，約以慶歷八年正旦，斷澶州浮梁，亂河北。會其黨潘方凈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，事覺被執，故不待期，亟以七年冬至叛。

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謁天慶觀，則率其徒劫庫兵，得一走保驍捷營。賊焚門，執得一囚之。兵馬都監、內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鬥，不勝而出。城扉闔，提點刑獄田京、任黃裳持印，棄其家縋城出，保南關。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，元亨拒之，殺元亨。又出獄囚，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，遂殺獎。既而節度判官李浩、清河令齊開、主簿王渙皆被害。

則僭號東平郡王，以張巒為宰相，卜吉為樞密使，建國曰安陽。榜所居門曰中京，居室廄庫皆立名號，改年曰得聖，以十二月為正月。百姓年十二以上、七十以下，皆涅其面曰“義軍破趙得勝”。旗幟號令，率以“佛”為稱。城以一樓為一州，書州名，補其徒為知州，每面置一總管。然縋城下者日眾。於是令守者伍伍為保，一人縋，餘悉斬。

有州民汪文慶、郭斌、趙宗本、汪順者，自城上系書射鎬帳，約為內應，夜垂絙以引官軍。既內數百人，焚樓櫓，賊覺，率眾拒戰。初，官軍既登，欲專其功，斷絙以絕後來者。及與賊戰，兵寡不敵，與文慶等復縋而下。是夜，城幾克。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，諜者以告。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，賊果以數百人夜出，伏發，皆就獲。

城峻不可攻，乃為距闉，將成，為賊所焚。遂即南城為地道，日攻其北牽制之。及文彥博至，穴通城中，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，眾登城。賊縱火牛，官軍以槍中牛鼻，牛還攻之，賊大潰，開東門遁。閣門祗候張姻緣壕與戰，死之。總管王信捕得則，其餘眾保村舍，皆焚死。檻送則京師，支解以徇。則叛凡六十六日。

王堯臣

王堯臣，字伯庸，應天府虞城人。舉進士第一，授將作監丞、通判湖州。召試，改秘書省著作郎、直集賢院。會從父沖坐事，出堯臣知光州。父喪，服除，為三司度支判官，再遷右司諫。

郭皇后薨，議者歸罪內侍都知閻文應，堯臣請窮治左右侍醫者，不報。時上元節，有司張燈，堯臣俟乘輿出，即上言：“后已復位號，今方在殯，不當遊幸。”帝為罷張燈。擢知制誥、同知通進銀臺司、提舉諸司庫務，知審刑院，入翰林為學士、知審官院。

陝西用兵，為體量安撫使。將行，請曰：“故事，使者所至，稱詔存問官吏將校，而不及於民。自元昊反，三年於今，關中之民雕弊為甚，請以詔勞來，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。”仁宗從之。

使還，上言：“陝西兵二十萬，分屯四路，然可使戰者止十萬。賊眾入寇，常數倍官軍。彼以十戰一，我以一戰十，故三至而三勝，由眾寡不侔也。涇原近賊巢穴，最當要害，宜先備之。今防秋甚邇，請益團士兵，以二萬屯渭州，為鎮戎山外之援；萬人屯涇州，為原、渭聲勢；二萬屯環慶，萬人屯秦州，以制其沖突。

且賊之犯邊，不患不能入，患不能出也。並塞地形，雖險易不同，而兵行須由大川，大川率有砦柵為控扼。賊來利在虜掠，人自為戰，故所向無前。若延州之金明、塞門砦，鎮戎之劉璠、定川堡，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、靜邊砦，皆不能扼其來。故賊不患不能入也。既入漢地，分行鈔略，驅虜人畜，劫掠財貨，士馬疲困，奔趨歸路，無復鬥志。若以精兵扼險，強弩註射，旁設奇伏，斷其首尾，且追且擊，不敗何待。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。賊屢乘戰勝，重掠而歸，諸將不能追擊者，由兵寡而勢分也。若尚循故轍，必無可勝之理。”

又論：“延州、鎮戎軍、渭州山外三敗之由，皆為賊先據勝地，誘致我師，將帥不能據險擊歸，而多倍道趨利。兵方疲頓，乃與生羌合戰；賊始縱鐵騎沖我軍，繼以步卒挽強註射，鋒不可當，遂致掩覆，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。願敕邊吏，常遠斥候，遇賊至，度遠近立營砦，然後量敵奮擊，毋得輕出。”詔以其言戒邊吏。

時韓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，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降耀州。堯臣言：“二人者，皆忠義智勇，不當置之散地。”又薦种世衡、狄青有將帥才。明年，賊果自鎮戎軍、原州入寇，敗葛懷敏，乘勝掠平涼、潘原，關中震恐，自邠、涇以東，皆閉壘自守。仲淹自將

慶州兵捍賊，賊引去。仁宗思其言，乃復以琦、仲淹為招討使，置府涇州，益屯兵三萬人，而使堯臣再安撫涇原。

初，曹瑋開山外地，置籠竿等四砦，募弓箭手，給田使耕戰自守。其後將帥失撫禦，稍侵奪之，眾怨怒，遂劫德勝砦將姚貴，閉城畔。堯臣適過境上，作書射城中，諭以禍福，眾遂出降。乃為申明約束如舊而去。

既還，上言：“自陝西用兵，夏竦、陳執中並以兩府舊臣，為陝西經略、安撫、招討使，韓琦、范仲淹止為經略、安撫副使。既而張存知延州，王沿知渭州，張奎知慶州，俱是學士、待制之職，亦止管勾本路總管司事。及竦、執中罷，四路置帥，遂各帶都總管及經略、安撫、招討等使，因而武臣副總管亦為副使。今琦、仲淹、龐籍既為陝西四路都總管、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，四路當稟節制，而尚帶經略使名者九人，各置司行事。名號不異，而所稟非一。今請逐路都總管、副總管並罷經略，只充緣邊安撫使。”既而滕宗諒亦以為請，遂罷之。

又言：“鄜延、環慶路，其地皆險固而易守；惟涇原自漢、唐以來，為沖要之地。自鎮戎軍至渭州，沿涇河大川直抵涇、邠，略無險阻。雖有城砦據平地，賊徑交屬，難以捍防，如郭子儀、渾瑊，常宿重兵守之。自元昊叛命數年，由此三入寇。朝廷置帥府於涇州，為控扼關、陝之會，誠合事機。然頻經敗覆，邊地空虛，士氣不振。願深監近弊，精擇將佐；其新集之兵，未經訓練，宜易以舊人。儻一路兵力完實，則賊不敢長驅入寇矣。”因論沿邊城砦、控扼要害、賊徑通屬及備禦輕重之策為五事上之。又請涇、原五州營田，益置弓箭手，及請徹潼關樓櫓，皆報可。

以戶部郎中權三司使，辟張溫之、杜杞等十余人為副使、判官。時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，收民僦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。堯臣入對曰：“此衰世之事，召怨而攜民，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。”度支副使林瀚畏永和，附會其說，堯臣奏黜瀚，議乃定。

夔州轉運使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，堯臣以為上恩未嘗及遠人，而反牟取厚利，適足以斂怨，罷之。遷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，為群牧使。丁母喪，服除，轉右諫議大夫。

初，學士蘇易簡、丁度皆自郎中進中書舍人充承旨，及堯臣為承旨，不遷官，意宰相賈昌朝所抑。及是，文彥博為相，因其歲滿，遂優遷之。大享明堂，加給事中。與三司更議茶法，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，上其數，遂拜樞密副使。

會儂智高反，請析廣西宜、容、邕州為三路，以融、柳、象隸宜州，白、高、竇、雷、化、郁林、儀、藤、梧、龔、瓊隸容州，欽、賓、廉、橫、潯、貴隸邕州；遇蠻入寇，三路會支郡兵掩擊，令經略、安撫使守桂州以統制焉；益募澄海、忠敢土軍分屯，運全、永、道三州米以餉之，罷遣北兵遠戍。時狄青經制嶺南，詔青審議，以為便。

居樞密三年，務裁抑僥幸，於是有鏤匿名書以布京城，然仁宗不以為疑也。以戶部侍郎參知政事。久之，帝欲以為樞密使，而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，乃進吏部侍郎。卒，贈尚書左僕射，謚文安。

堯臣以文學進，典內外制十餘年，其為文辭溫麗。執政時，嘗與宰相文彥博、富弼、劉沆勸帝早立嗣，且言英宗嘗養宮中，宜為後，為詔草挾以進，未果立。元豐三年，子同老進遺稿論父功，帝以訪文彥博，具奏本末，遂加贈太師、中書令，改謚文忠。

孫抃

孫抃，字夢得，眉州眉山人。六世祖長孺，喜藏書，號“書樓孫氏”，子孫以田為業。至抃始讀書屬文。中進士甲科，以大理評事通判絳州。召試學士院，除太常丞、直集賢院，為開封府推官，判三司開拆司，同修起居注，以右正言知制誥，遷起居舍人、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、史館修撰，累遷尚書吏部郎中。抃雖久處顯要，罕所建明。

皇祐中，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。制下，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，不可任風憲。抃即手疏曰：“臣觀方今士人，趨進者多，廉退者少。以善求事為精神，以能訐人為風采；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，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。諫官所謂才者，無乃謂是乎？若然，臣誠不能也。”仁宗察其言，趣視事，且命知審官院。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，乃止。

在臺，數言事，不為矯激，尤喜稱薦人才。帝欲除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使，抃奏罷之。溫成皇后葬，以劉沆為監護使，抃奏沆為宰相，不當為后妃護葬喪事。時又議為后建陵立廟，抃率官屬言非禮。因相與請對，固爭不能得，伏地不起，帝為改容遣之。御史請罷宰相梁適，未聽，抃奏曰：“適在相位，上不能持平權衡，下不能篤訓子弟。言事官數論奏，未聞報可，非罷適無以慰物論。”宰相陳執中婢為嬖妾張氏榜殺，置獄取證左，執中弗遣，有詔勿推。抃復與官屬請對論列，疏十上，適、執中卒皆罷。

改翰林學士承旨，復兼侍讀學士。帝讀《史記・龜策傳》，問：“古人動作必由此乎？”對曰：“古有大疑，既決於己，又詢於眾，猶謂不有天命乎，於是命龜以斷吉兇。所謂‘謀及乃心，謀及卿士，謀及庶人，謀及卜筮’。蓋聖人貴誠，不專人謀，默與神契，然後為得也。”帝善其對。

諫官陳升之上選用、責任、考課轉運使三法，命抃與御史中丞張升典之，卒亦無所進退焉。再遷禮部侍郎。抃久居侍從，泊如也，人以為長者。既而樞密副使程戡罷，帝欲用舊人，即以命抃。歲中，參知政事。

抃性篤厚寡言，質略無威儀。居兩府，年益耄，無所可否。又善忘，語言舉止多可笑，好事者至傳以為口實。御史韓縝彈奏之，罷為觀文殿學士、同群牧制置使，復兼侍讀學士。英宗即位，進戶部侍郎。告老，以太子少傅就第，卒。贈太子太保，謚文懿。

田況

田況，字元均，其先冀州信都人。晉亂，祖行周沒於契丹。父延昭，景德中脫身南歸，性沈鷙，教子甚嚴，累官至太子率府率。況少卓犖有大志，好讀書。舉進士甲科，補江陵府推官，再調楚州判官，遷秘書省著作佐郎。舉賢良方正，改太常丞、通判江寧府。

趙元昊反，夏竦經略陝西，辟為判官。時竦與韓琦、尹洙等畫上攻守二策，朝廷將用攻策，范仲淹議未可出師。況上疏曰：“昔繼遷擾邊，太宗部分諸將五路進討，或遇賊不擊，或戰衄而還。又嘗令白守素、馬紹忠護送糧餉於靈州，諸將多違詔自奮，浦洛河之敗，死者數萬人。今將帥士卒，素已懦怯，未甚更練。又知韓琦、尹洙同建此策，恐未甚稟服，臨事進退，有誤大舉。其不可一也。

計者以為賊常並力而來，我常分兵以禦，眾寡不敵，多貽敗衄，今若全師大舉，必有成功，此思之未熟爾。夫三軍之命，系於將帥。人之才有大小，智有遠近，以漢祖之善將，不若淮陰之益辦，況庸人乎？今徒知大眾可以威敵，而不思將帥之才否，此禍之大者也。兩路之人，眾十餘萬，庸將驅之，若為舒卷；賊若據險設伏，邀截沖擊，首尾前後，勢不相援，一有不利，則邊防莫守，別貽後患。安危之計，決於一舉。其不可二也。

自西賊叛命以來，雖屢乘機會，然終不敢深寇郡縣，以厭其欲者，非算之少也。直以中

國之大，賢俊之盛，甲兵之眾，未易可測。今師深入，若無成功，挫國威靈，為賊輕侮，或別墮奸計，以致他虞。其不可三也。

計者又云，將帥雖未足倚，下流勇進，或有其人。自劉平、石元孫陷沒，士氣挫怯，未能振起。今兵數雖多，疲懦者眾，以庸將驅怯兵，入不測之地，獨其下使臣數輩，幹賞蹈利，欲邀奇功，未見其利。其不可四也。

計者又云，非欲深絕沙磧，以窮妖巢，但淺入山界，以挫賊氣，如襲白豹城之比。臣謂乘虛襲掠，既不能破戎首、拉兇黨，但殘戮孥弱，以厚怨毒，非王師吊伐招徠之體。然事出無策，為彼之所為，亦當霆發雷逝，往來輕速，以掩其不備。今興師十萬，鼓行而西，賊已清野據險以待，我師何襲挫之有？其不可五也。自元昊寇邊，人皆知其誅賞明、計數黠。今未有間隙可窺，而暴為興舉，計事者但欲決勝負於一戰。幸其或有所成，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，勇則勇矣，如國事何。其不可六也。

昨仲淹奏乞朝廷，敦包荒之量，存鄜延一路。今諸將勒兵嚴備，未行討伐，容示以恩意，歲時之間，或可招納。若使涇原一路獨入，則孤軍進退，憂患不淺。傳聞賊謀，俟我師諸路入界，並兵以敵，此正陷賊計中。其不可七也。以臣所見，夏竦、韓琦、尹洙同獻此策，今若奏乞中罷，則是自相違異；欲果決進討，則又仲淹執議不同。乞召兩府大臣定議，但令嚴設邊備，若有侵掠，即出兵邀擊；或賊界謹自守備，不必先用輕舉。如此則全威制勝，有功而無患也。”於是罷出師議。

況又言治邊十四事。遷右正言，管勾國子監、判三司理欠憑由司，專供諫職，權修起居注，遂知制誥。嘗面奏事，論及政體，帝頗以好名為非，意在遵守故常，況退而著論上之。其略曰：“名者由實而生，非徒好而自至也。堯、舜三代之君，非好名者。而鴻烈休德，倬若日月，不能纖晦者，有實美而然也。設或謙弱自守，不為恢閎睿明之事，則名從而晦矣，雖欲好之，豈可得耶。

方今政令寬弛，百職不修，二虜熾結，淩慢中國，朝廷恫矜下民橫罹殺掠，竭瀝膏血，以資繕備，而未免侵軼之憂。故屈就講和，為翕張予奪之術。自非君臣朝夕恥憤，大有為以遏後虞，則勢可憂矣。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為，則非臣之所敢知也。陛下倘奮乾剛，明聽斷，則有英睿之名；行威令，懾奸究，則有神武之名；斥奢汰，革風俗，則有崇儉之名；澄冗濫，輕會斂，則有廣愛之名；悅亮直，惡巧媚，則有納諫之名；務咨詢，達壅蔽，則有勤政之名；責功實，抑偷幸，則有求治之名。今皆非之而不為，則天下何所

望乎？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，忠誼之訓曰名節，群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，紀綱人倫之大本也。陛下從而非之，則教化微，節義廢，無恥之徒爭進，而勸沮之方不行矣，豈聖人率下之意耶。”

時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葛堡砦。況意其蓄奸謀，乃上疏曰：“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，朘削生民，輸將道路，疲弊之勢，漸不可久。而近西羌通款，歲又予二十萬，設或復肆貪瀆，再有規求，朝廷尚可從乎？臣至愚，不當大責，每念至此，則惋嘆不已。矧兩府大臣，皆宗廟社稷、天下生民所望而系安危者，豈不為陛下思之哉？每旦垂拱之對，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，非陛下所以待輔臣，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。

有唐故事，肅宗以天下未乂，除正衙奏事外，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，蓋旁無侍衛，獻可替否，曲盡討論。今北敵桀慢，而河朔將佐之良愚，中兵之善窳，道路之夷險，城壘之堅弊，軍政之是否，財糧之多少，在兩府輔臣，實未有知之者。萬一變發所忽，制由中出，少有差跌，則事不測矣。如前歲蕭英、劉六符始來，和議未決，中外惶擾，不知為計，此臣所目睹也。和議既定，又復恬然若無事者，是豈得為安哉。

願因燕閑，召執政大臣於便殿，從容賜坐，訪逮時政，專以慮患為急。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，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，旦夕憂思，不敢少懈，同心協力，必有所為。今不以此為務，而日以委瑣之事，更相辯對，議者羞之。臣叨備近列，實系朝廷休戚，惟陛下不以人廢言。”

尋為陝西宣撫副使，還領三班院。保州雲翼軍殺州吏據城叛，詔況處置之。

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、知成德軍。況督諸將攻，以敕榜招降叛卒二千餘人，坑其構逆者四百二十九人，以功遷起居舍人。徙秦州。丁父憂，詔起復，固辭。又遣內侍持手敕起之，不得已，乞歸葬陽翟。既葬，托邊事求見，泣請終制，仁宗惻然許之。帥臣得終喪自況始。服除，以樞密直學士、尚書禮部郎中知渭州。

遷右諫議大夫、知成都府。蜀自李順、王均再亂，人心易搖，守得便宜決事，多擅殺以為威，雖小罪，猶並妻子徙出蜀，至有流離死道路者。況至，拊循教誨，非有甚惡不使遷，蜀人尤愛之。

遷給事中，召為御史中丞。既至，權三司使，加龍圖閣學士、翰林學士。況鉤考財賦，

盡知其出入，乃約《景德會計錄》，以今財賦所入，多於景德，而歲之所出，又多於所入。因著《皇祐會計錄》上之。以禮部侍郎為三司使。至和元年，擢樞密副使，遂為樞密使。以疾，罷為尚書右丞、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，提舉景靈宮，遂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卒。贈太子太保，謚宣簡。

況寬厚明敏，有文武材。與人若無不可，至其所守，人亦不能移也。其論天下事甚多，至並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本，日輪兩制館閣官一員於便殿備訪問，以錫慶院廣太學，興鎮戎軍、原渭等州營田，汰諸路宣毅、廣捷等冗軍，策元昊勢屈納款，必令盡還延州侵地，毋過許歲幣，並入中青鹽，請戮陝西陷歿主將隨行親兵。其論甚偉，然不盡行也。有奏議二十卷。

始，契丹寇澶州，略得數百人，以屬其父延昭。延昭哀之，悉縱去，因自脫歸中國。延昭生八男，子多知名，況長子也。保州之役，況坑殺降卒數百人，朝廷壯其決，後大用之。然卒無子，以兄子為後。

論曰：時治平而文德用，則士之負藝者致位政府，宜矣。李諮、程戡曉暢吏事。諮變茶法，雖浮議動搖，乍行乍止，卒無能易其說；戡任邊寄，守以安靜，非必智謀，抑所遇之時耳。嶠尚莊、老，以善著稱。張觀、丁度、孫抃，世推其德性淳易，而盛度每為寮友猜憚，心跡固何如也。戩明偉宏放，亦一時之俊。堯臣論議鏗鏗，正誼而不謀利，其最優乎。鎬堅正寡合，馭軍嚴，臨事果，其安撫河東邊塞，後來父老道其舉動措置，輒嗟嘆追思。況有文武才略，言事精暢，然欲懲兵驕，乃坑降卒，弗忌陰禍，惜哉！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